

## ■ 新作聚焦

## 朱辉长篇小说《万川归》：

## 心河归处寻生命

□ 艾志杰 王 晖

朱辉的长篇小说《万川归》巧妙运用多线叙事手法，深情而细腻地描绘了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人生轨迹，追踪主人公的个人命运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的波折起伏。同时，小说也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社会变革对个体生命产生的深远影响，展现出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整部小说如同一曲震撼心灵的交响乐，深入挖掘生命的内在逻辑与情感的真实深度，让读者感受到“心河归处寻生命”的诗意追求。

朱辉从不将娴熟的技巧和固有的观念置于故事的核心，反而更注重内在的心理逻辑和情感的真实。他的每部作品，都以其独特的方式继承、回应并深化其创作中所积累的文学经验与深刻洞见。要深入理解《万川归》这部作品的内涵，我们需要首先把握朱辉的小说创作理念。在朱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表情》的自序中，作者曾直言不讳：“这种断裂、关联、错位，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迷惘、困顿和痛苦，却给作家带来了展示的机会。”显然，那些值得被“展示”的“心灵内在结构”成为朱辉小说叙事的核心焦点。《郎情妾意》中苏丽曲折幽深的寻找之旅，《白驹》中炳龙荒诞诡谲的半生悲欢，《天知道》中祈天癫狂至极的毁灭警告，这些作品无不直抵人物模糊不清而又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这种“心灵勘探”的构思方式在《万川归》中得到了深刻体现。小说开篇，主人公万风和就“被自己的记忆抛在公路边”，那些所谓“正确”的内心抉择——“考取大学”“迎娶导师女儿”“下海经商”等——都掺杂着混沌、失效与虚无。为了凸显这种“心的迷途”，朱辉巧妙地设计了“心脏移植”这一核心桥段，从而引出《万川归》这部作品的宏大叙事。

《万川归》深受《庄子·秋水》中河伯与北海若对话的启发，其中“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的哲理被巧妙地融入小说中。“万”“川”“归”三字分别取自三位主人公的名字——万风和、丁恩川和归霞，他们的命运始末互通、源流交汇，形成了一种“万物齐一”的哲学隐喻。在作品中，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相互交织，日常生活与时代更迭层层叠合，为读者勾勒出一段波澜壮阔的分子心灵史。万风和这一形象充满了“野心”，从小镇青年到大学教师再到投资大亨，他在历经国家改革、身体疾病和婚姻危机之后，深刻反思自我价值、生命意义及其与他人的关系，实现从动荡到沉淀的心境升华。同样是面对巨大的时代变革，丁恩川坚守“初心”，他在新的商业模式改革中关注产品的长效价值，在国际交流活动中注重跨文化的理解与接纳，从而获得心灵的固守和拓展之间的完美平衡。相较而言，归霞就显得有点“空心”了。她尽管生活

## ■ 短评

## 以女性的诗意与温润共情“她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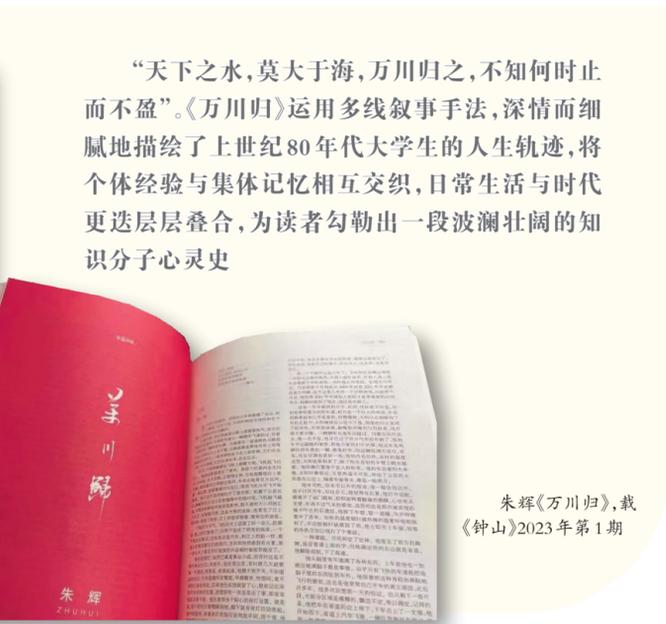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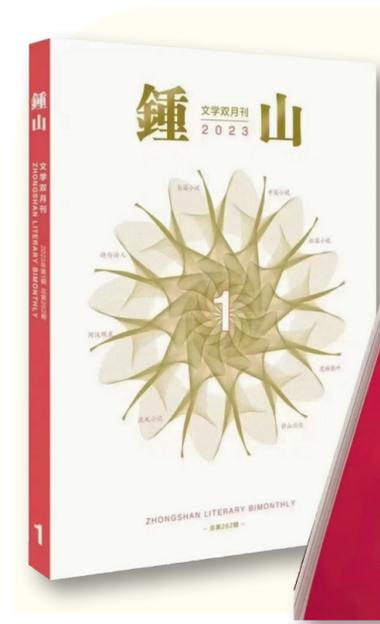
——简评张映殊诗集《她·们》

□ 燎 原

张映殊的诗集《她·们》由100首诗作所构成，它由女性诗人所书写，书写的对象全是女性，其中贯穿着与书写对象心音共振的女性情感，是名副其实的女性诗歌。

张映殊此前曾以花卉植物题材的系列诗歌而知名，与面对静态植物世界的主观性抒发不同，由《她·们》所展开的是一个动态的人的世界，一种必须进入客体世界内部进行准确描述的客观书写。作者采用一种“老派”的作业方式——采访，尝试建立一套有关“共情诗学”的新的诗歌文本系统。

那么，这100首诗歌中的女性都是什么样的人呢？从个人身份来说，有酿酒的女人、拾棉花的女人、卖衣服的女人、画画的女人、农民诗人、盲女推拿师、裁缝、纪念馆讲解员、非遗传承人、驻村工作队队长、退休乡村女干部、企业家、患有失眠症的雕塑家等各类女性；从民族属性来说，包括汉族、维吾尔族、回族、满族、塔塔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等民族。由此构成了一个立体的人物网络系统，覆盖了本时代社会角色的方方面面。其中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处于各种生活困局的人们，她们，多为寡居或身有残疾的女性，尽管她们的困境各不相同，但都呈现出超乎常态、顽强生存的女性之光。比如阿依夏的妈妈，是一位



朱辉《万川归》，载《钟山》2023年第1期

优渥却深陷空虚和迷茫，甚至对自己的健康也疏于管理，直到遇到老朋友才重燃生活的激情，完成从沉寂到复苏的心灵转轨。小说后半部分对于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微妙转变表现得十分自然而妥帖，这些人物在寻找、抗争、思辨中走向超越，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与开端。

除了角色的心理逻辑之外，《万川归》还真实展现了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朱辉曾表示：“人与人的关系，若远若近，若若若往，是动态的，是小说文本里诡魅的舞步。”因此，他在作品中构建了丰富多样的关系模式：《偶然记》中男人和女人的婚外情，《七层宝塔》中涉及伦理变迁的城乡关系，《加里曼丹》中各怀鬼胎的房东和租客以及《暗红与桔白》中无血缘的兄弟关系等，这些关系模式生动地描摹出人类社会那些有趣而又充满张力的碰撞和对峙。此外，朱辉还引用福楼拜的名言以进一步阐释其小说中的情感关系：“我们通过裂隙发现深渊。”在这里，“裂隙”即指距离，也是两个个体间关系的象征，这可视为《万川归》的结构基础之一。为此，作者特意安排了“器官捐献”这一情节，让主人公之间产生深刻的“物质性关联”，并由此建立起牢固的情感纽带。其中，万风和与杜衡的婚姻因儿子万杜松的亲子鉴定而崩瓦解，他与璟然的爱也在心脏移植手术后无疾而终，这成为小说的主线情感。而对于作为知识分子的丁恩川和

归霞来说，前者是追求事业的理想主义型，后者是追求安稳的现实主义型，他们的爱情注定不会有结果，这为故事增添了更多的层次和张力。

尽管心灵困顿和情感纠葛是许多现实主义作品的常见元素，但《万川归》却并未陷入这一传统叙事模式的窠臼。其中“河流”的构思对于提升小说的创新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河流”代表生活的无常和变幻，如德国作家赫尔曼·卡萨克创作的《大河背后的城市》以水引出“生命循环”，英国作家娜奥米·伍德创作的《捉迷藏》写到了水的“不可控性”，鲁敏的长篇作品《金色河流》探寻了水的物质性和文化性。《万川归》中的“河流”同样被赋予了丰富的隐喻色彩。故事中的主人公分别来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他们的命运就像一条条河流，最终汇聚在一起形成壮观的万川归海之势。小说开篇便描绘了大运河这一连接黄河与长江的重要水道，将其比作一根血管，暗示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联系和命运纠葛。李弘毅每天在长江边走走，生前救下了像马艳那样的轻生者，死后又将心脏、肾脏和眼角膜分别捐给了万风和、归霞和老孔，冥冥之中的“救赎”如涓涓细流浸润了破损的身体。《万川归》通过“河流”这一隐喻载体，承载着情感的汇聚与流散，也暗示着命运的流转与未知，从而为作品增添了深刻的哲学思考

和人文关怀。

学者黄发有将朱辉誉为“内心的勘探者”，这一评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朱辉在《万川归》中所展现出的对小人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以及对更多形而上人生议题的探讨。《万川归》将最后一个场景设定为“归霞的葬礼”，葬礼作为剥离外在附加物、抵达绝对虚无的开端，为整部小说蒙上了一层“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色彩。在这一场景中，李弘毅的肾脏化为尘土，而心脏却跟着万风和搏动。死亡成为生命的新起点，生死之事周而复始未可知，情感世界代代相连无穷已。“西边红霞满天”，也许这正是《万川归》想要留给读者的美好畅想——在生命的终点，我们将迎来新的希望和可能。

(艾志杰系苏州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后，王晖系南京师范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LITERATURE SUMMIT PLAN FOR A NEW ERA

## ■ 评论

海飞最新作品《台风》是“迷雾海”罪案悬疑系列小说的开篇。那个以谍战悬疑剧受人瞩目的海飞又转身了。这令我想起，他一开始是在纯文学赛道出场的——2003年他获得了《上海文学》新人奖。海飞是一个机敏而热忱的作家，他不甘于在一个赛道停留。只是读他的小说，我常常疑惑，这些归在类型文学里的小说，似乎难以被划入明确的河道，就如这部最新的小说《台风》。当然，它身上潜有的罪案小说特质明晰易辨：一些巧合，一些秘密，一些心怀鬼胎以及不明就里的人，因为一场台风，被困一座小岛。多年前的凶案重露端倪……但是，这些梗概真的能尽数完故事的要领吗？为什么掩卷，那些人物影影绰绰，依然在我们身边兜兜转转，窃窃私语？

海飞是那种为了写小说要下很多死功夫的人，上岛采风是写一个发生在岛上的故事所必须做的功课。他原来打算写一个“反特”故事，但意外地对当地的许多民居产生了兴趣。多年的民居被改建，旧的屋子、新的过客，在地的与流转的，让海飞的想象力一下子蒸腾起来，于是，埋伏下秘密，再一步步接近秘密，他的反特故事计划被悬置，另一个罪案故事的轮廓渐明。

罪案悬疑故事的“抓人”之处在于那些为读者铺设的陷阱，如果能够成功就能让读者一路披荆斩棘地跟随作者苦苦追寻谜底，但是容易让人生厌也在于此。当真相大白，悬念消散，无力和无助的虚空感会紧随其后。情节的误导和设置背后如果没有更强大的基底支撑，在紧绷的弦断之后，我们会惊觉一种力竭后的茫然。但海飞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地为他的迷宮铺设了人性的底色，一切因此变得扎实。我们看到《台风》里的警察华良也有着自家鸡零狗碎的烦恼，爱读《雪国》，有着对感情的迷惘。故事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前世今生，海飞给予他们的行动伦理并非道德上的，他们的对错、善恶会有自己的理由，这个理由至少从他们的性格和处境出发是合理的。慈悲、包容和慷慨是小说家该具备的重要素质，海飞深谙其道，用他自己的话说：“罪犯的内心世界叠影重重，我想要做的是解释他会这么做的动因。罪案深处的人性可能是迷人的，很可能我们会在看到自己的影子。”

海飞感受到这座小岛上迷雾重重，谜团深处埋伏的是人性的两难和不可尽解，但他没有让故事始于谜团而终于谜团。故事里多条线索并行，最后参差但明确地将谜底公之于众。毫无疑问，海飞精于对于故事情节的设计，但他对于人性的拿捏，令他的精巧显得波澜不惊。对于悬疑小说而言，剧透是大忌，但《台风》里剧情的重大转折落在旁白一句轻巧的交代上：“杜小绒望着窗外……她其实是一个四处游荡的骗子，她的真实姓名叫做任素娥。”之后，故事继续简洁但有力地向前推进，提点配合着留白，推演成重要的情节脉络——任素娥机缘巧合地窃取了杜小绒的身份，为的是来这个岛上继承杜小绒父亲的遗产。那么真正的杜小绒又在哪里？稍后，我们惊讶地发现真正的杜小绒也在现场……疑惑又生：杜小绒与她的父亲间究竟暗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这“惊天”二字看着震撼而且遥远，但海飞不动声色地让每一个人物都站在了这两个字的投影之下——一个人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另外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配角，但一定是自己的主角。他们的命运之前或隐或显地产生了勾连，但此刻的一场台风，让许多本要逃离的人被迫逗留，也让他们间的纠缠前所未有地确凿。

台风是这个故事重要的情节助力。它让这个孤岛时成为了一个人生命途的横截面，成全了一出戏的“三一律”——一切矛盾集中于此，一切恩怨须得就此了断。众人被困的岛，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隐喻场——岛是独立的，又不会与外界断了联系。每个人的内心何尝不是一座岛，永远在打开和封闭之间徘徊。再细读，台风的身影在小说的出现循序渐进，从预报到来袭直至离开，风力的强弱暗示着故事的走向和节奏，台风远去时，碧空如洗，一切已归平静。

宿命感一直深潜在海飞的小说之中，女骗子任素娥在多年前犯下罪案的杜国平房间里发现了显示器，经由布在各个房间的摄像头可以窥视宿屋里众人的一举一动。这唤起我们的联想——每个人的身后都有另一双眼睛，每个人都隶属于一个更大的情节架构，有更退后一步的叙述者来讲述我们的故事。女骗子无意中发现的监控摄像头，提醒我们叙述视点此刻落在了她的身上，但明明通篇的故事都在以原本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的角度向前推动。这是反手一击的警醒：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真的存在吗？

海飞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往往会在完整紧凑的故事架构中不疾不徐地宕开一笔。这一次，“台风”在故事的最后，从重要的情节推手的角色中脱身——警察华良回想起少年时暗恋的女孩，那样青春美好，最后却被台风吹落的广告灯箱砸中，猝然离世。她的一切定格在那个时刻，而华良的感情还没有开始，便就此埋没，“那场台风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芸妮’”。此刻对于台风名字的强调，让我们想起要回头重温一下席卷了这个故事的那场台风——海飞也给它起了个名字“灿鸿”。人生的绚烂或是落寞，不过是雪泥鸿爪。而这看似不经意的宕开一笔，让原来凛冽、肃杀、焦灼的罪案小说的气息变得温情和温暖起来。我们会发现这个充满阴谋、罪恶、欺瞒的故事深处，深埋着一种命运的飘忽、无奈和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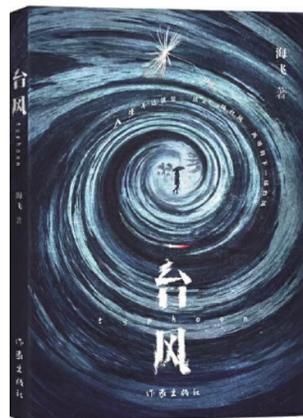
纯文学和类型文学的划分标准是什么？文学性指涉的是什么呢？文学作品的格调、故事的结构还是精神的内核？事实上，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标准从来如一。海飞的故事总是各种元素混搭——从情节谋划到格调设色，层次丰富，难以言尽。他接下来要进入“迷雾海”罪案悬疑小说系列的写作，《台风》是开篇，也是某种意义上梗概和象征。台风来了会走，命途会扭转，但迷雾如影相随，而我们会在迷雾的散去和笼罩中浮沉一生。

(作者系《上海文学》副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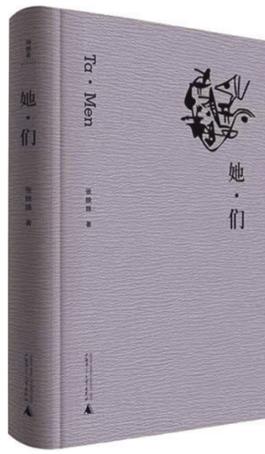
## 台风来袭，命途扭转

——海飞《台风》与悬疑小说的写法

□ 未颖燕



《台风》，海飞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8月



《她·们》，张映殊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

半，且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多彩，性格更为鲜活逼真，心理形态的描述也更为精确微妙。

正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下沉，《她·们》在时代特征、地域特征、民族特征三个支点上，呈现出更为全面、更具深度的诗歌人文景观。

(作者系威海职业技术学院教授)